

主编:李琪 | 编辑:朱雪莲 | Email:scb@zqsbs.com | 电话:0755-83501661

2011年 10月 22日 星期六

## 海子诗中的幸福与投资密码

黄家章

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不少人熟读乃至能背诵的经典名篇，如同邓丽君的经典名歌，是我们精神集体的集体记忆之一。

诗是一种密码，诗的语言是一种密码语言。笔者作为一个年过不惑且漫步在投资世界的读者，深感海子的诗句中不乏幸福与投资的慧语，其中或蕴含着值得我们反复思索回味的相应密码。

密码一：如何做一个幸福的人？海子列举了诸如喂马、劈柴、周游世界和关心粮食和蔬菜等事项，其中有每天不可或缺或柴米油盐，有劳作，也有优闲，有如闲云野鹤般周游世界的逍遥，还有给河滩山川取一个温暖名字的心情理想等等，幸福离不开幸福人的一念一想一行为，看似习以为常的寻常事，其中也自有乐趣乃至天趣。

密码二：幸福需要累积，幸福感需要沉淀累积和分享。人生的幸福不仅在于必要物欲的满足或接近于满足，更在于身心的全方位富足，海子诗中提到给陌生人送去良好的祝愿，愿人人都拥有灿烂的前程，愿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确，幸福感其实是可以扩大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多做一件好事，是善心在体现，也能给我们自身带来幸福；我们一辈子能做一个好人，就不难安身立命，也更容易收获幸福。

密码三：面朝大海而又春暖花开的房子，是宝贵而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在这样的房子里能长期拥有或短暂住一晚，都是一种幸福。在大陆，面朝大海尤其是百年以上历史的房子，历史留存至今的并不多，屈指可数的也仅在青岛等地。这也正折射出我们祖辈们生活的辛酸与悲哀，他们不少人生活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战乱中，生活在千里皆荒野、路有冻死骨的贫困与饥饿中，生命尚且不保夕，做人没有尊严，生命与财产皆没有保障，“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即使能建造，又何以能保留一幢幢面朝大海并穿越百年时光留存至今的滨海房？现在我们开始建造这些房子了，祝愿祖国能在未来的百年、千年里能够长久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那样，百年后的人们，就可以在海滨看到我们这代人建造的有诗意个性的房子，一如我们今天能在欧洲或美洲的滨海或海岛上，看到那些透露着百年沧桑的古老城堡与住宅，长久沐浴着和平的春风雨露，以诗意的心态与从容的身态栖居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

以往千年皇权专制历史，精英与民众们的智慧勤劳所造就的各种文明，每每被非文明所铸就的铁血局势所打断，始终走不出兴亡亡兴的轮回循环，始终摆脱不了兴亡百姓皆苦的魔咒。然而家国之不幸诗家幸，从屈原到杜甫，从杜甫到龚自珍，始终是悲愤出伟大诗人（相比较下，那些描述一时歌舞升平的诗词歌赋，始终分量甚轻也缺乏最基本的风骨），诗文同样憎命达，以往的一部诗家史，就是一部百姓罹难加家国之不幸史。与诗坛前辈们相比，海子的这首诗，以记录与吟唱幸福为主题，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他描绘了个人的幸福与自由，一个人幸福了，一个家庭幸福了，我们国家有更多的国民幸福了，国家才可能成长为伟大的国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意义更重大，因为诗所陈述的事具有普遍性，而历史则陈述特殊的事。真正的诗，必能触及人们的心灵之弦；真正的诗史，是人们的心灵史。海子的这首诗，因此而趋于不朽。

有些事关幸福的事，今天就能做，今天就可以去做，如关心粮食和蔬菜；又如在必必要甚至不那么必要时，和一个或数个亲朋好友通信或发短信或网络聊天，告诉他们自己获得的幸福。有些事关幸福的事，需要以今天的辛劳去为明天而努力，比如拥有面向大海的房子。重要的是，不能所有的事都定义在“明天”才去做。尘世的幸福，要从今天、从当下开始培植。从今天做起，我们才能拥有明天；我们的幸福感始于今天，才能延续到明天。

## 深圳欢乐谷 第六届万圣欢乐节狂欢

10月14日晚，深圳欢乐谷第六届万圣欢乐节启动，精彩纷呈的万圣主题活动带给游客充满诡异、惊悚、刺激的跨界狂欢之旅，拉开了一场持续24天的万圣狂欢大派對的序幕。

相比去年万圣节，今年深圳欢乐谷的鬼屋数目增长了一倍多，散布在各大区域的大世界娱乐城、鬼话西游、13区兵工厂、雪界、异度空间、孤岛回魂夜、魂断疯人院、人肉蜡像馆、MAYA 殡仪馆、鬼冢盗墓计划等10大鬼屋，主题鲜明、各有特色，成为游客争相体验的亮点。这10大鬼屋通过与园区主题区特点及中西方文化中惊悚元素的结合，带给游客心惊肉跳的鬼屋历险之旅，同时也带给游客独特的人文体验和思考。

除了精心布置环境营造万圣氛围，深圳欢乐谷还推出2项让游客充分参与互动的“招魂鬼祭”活动以及5场以歌舞、派对、脱口秀、摇滚乐队等方式演绎的互动“鬼魅把戏”，让游客充分发挥“搞鬼”天份，尽情融入“搞鬼”狂欢派对。

“鬼魅梦工厂”为游客免费化妆，让游客实现从人到“鬼”的转变；金矿镇小舞台开展互动脱口秀“案发现场”，主持人抛出“谜案”，邀请现场游客上台进行情景表演；魔幻广场上演万圣主题派对“吸血热舞派对”，游客们化着鬼妆、身着奇装异服参与其中，在派对上与“群魔”一起疯狂热舞；每晚闭园前推出的“千人僵尸舞”活动，更是让各路妖魔鬼怪带着所有游客一起大跳“僵尸舞”，将万圣狂欢推向最高潮。

(囍春燕)

# 决定平价商店前景的几个因素

肖国元

为了应对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平抑物价，深圳市政府开始筹划推出平价流动商店。9月29日，该项目正式启动，一些平价流动车开赴街道、居民小区，向市民低价供应蔬菜瓜果等农副产品。据悉，随着工作的深入，供应的商品以后还要扩大到肉食、禽蛋等副食品。到10月底，流动车将达300辆，销售网点900个。

流动商店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市民的欢迎，原因不外乎价格方面的优惠。按照规定，平价商店出售的蔬菜的价格原则上要较市场价格低15%~30%，粮油肉禽蛋的价格原则上应分别低于市场价的5%~8%以上。这样一来，原有的超市、菜场，包括一些流动摊贩的生意受到影响。这是我们最近看到的超市、菜贩等围攻流动车事件背后的原因。

对于平价流动车及其遭遇围攻之事，社会舆论反响不一：一些人对流动车模式大加赞赏；不过，也有人对平价商店的性质、作用提出相反的看法。对于形式新潮的流动平价商店，我们将从以下角度进行解剖。

### “平价”的代价

流动车之所以受到市民的欢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所售卖之商品的价格较市场价要低。在通货膨胀时期，价格涨升的水波已经漫过生产资料市场的河堤而扩散到大多数生活消费品。低收入者亲身体验到了物价上涨的威猛与生活的艰辛。在这样的条件下，能享受到低价商品的商品供应，无疑是一件幸事、好事。

但是，对于流动商店与消费者而言，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平价是如何来的”。为了推出平价商店，深圳市在税收、用水、用电等价格上均给予优惠。市政府将对平价固定商店建设费用按300元/平方

米标准给予一次性补贴。各区还将根据实际情况对辖区内的平价商店建设费用给予适当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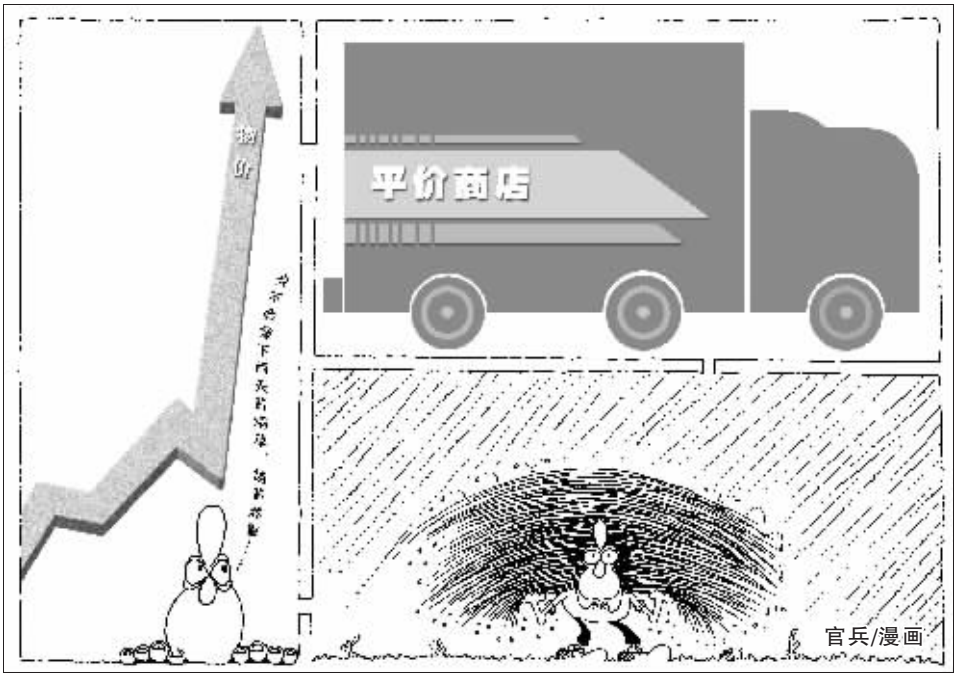
因此，“平价”的来源就是政府的优惠与补贴，甚至包括政府承诺优惠与补贴下的企业的先期垫付。即企业低价销售，亏损先由企业记账，再由之后的补贴、优惠来弥补。如果这样的推测大致准确，那么平价商店的低价不是真正的低价。

众所周知，政府的补贴，或者来源于税收的增加，或者来源于原有税收支出结构的调整。如果属于前者，那么消费者通过平价商店享受的好处被因税收增加而减低的工资收入抵消了。如果属于后者，意味着原来可以享受的福利不再有了，而是换成了一种低价菜的形式。这是典型的“左手换右手”的游戏。可以说，不论补贴来源于什么，民众能享受到的净福利并没有增加，只不过形式变了，花样翻新了而已。其实，这还是最乐观的结果。如果再深入某些细节，我们更能看清楚比表面上显示出来的更隐蔽的东西。

### 补贴的真实效果

站在民众的立场而言，补贴实质上是过度抽取的一种回补，或者是某些抽取过多政策的矫正。

理论上，补贴分直接补贴与间接补贴。前者将补贴发给直接接受补贴的对象；后者通过第三方，让被补贴者接受所谓的补贴。补贴还分货币补贴与实物补贴。前者向受益者发放货币金钱；后者让被补贴者购买指定的受到补贴政策优惠的商品。与直接补贴、货币补贴不同，间接补贴或实物补贴都要引入第三方，即需要其他机构的介入，就如深圳平价商店的推行要引入中央大厨房物流配送公司一样。在这样的前提下，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直接关系，被第三者插上一手，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曲折，效率



被耗省是不可避免的。

效率耗省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与介入企业之间的关系本身会因为利益牵扯而复杂起来，以致监督变得很困难；二是非市场化的经济活动本身是效率的天敌。这就是直接补贴、货币补贴受到经济学家欢迎的原因，也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倡导直接补贴、货币补贴的理由，比如香港政府给低收入者发放6000元现金补贴。

就平价商店的情况而言，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笼统的、普遍性的、“撒胡椒面”的方式理论上补贴了所有民众，而真正需要补贴的低收入者并没有享受足够的好处。他们应该享受的补贴大部分被其他人瓜分、侵占。

### 平价商店的未来

按照上面的逻辑，我们可以预测，如果平价商店能够持续运作下去，原有的摊贩、

菜市场、超市的利益肯定会受到冲击。而以平价商店为核心的新势力将迅速崛起。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预测，平价商店的“优势”若能维持半年至一年，这个市场的主体就会变成平价商店，其他的必然关门歇菜。

但是，如前所述，平价商店的价格优势不是源于自身的经营创新，更大程度上源于政府的优惠与补贴。因此，随着规模的扩大，可以肯定，政府的补贴就像落雨背稻草，越背越重。而一旦减少或取消补贴，就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平价商店难以继，关之大吉；二是平价商店撕下低价面纱，回归市场。如果这样，那么，我们将看到这样的轮回：平价商店回归不平价，从终点又回到起点。不同的是，政府消耗了许多税收，减少了民众的其他福利，换来了一段时间的低菜价；政府用税收与优惠扶植了新势力——所谓的平价商店挤走了过去的超市、菜市场与摊贩。仅此而已。

# 谁不说俺家乡好 攸县旧貌换新颜

汤亚平

彭丽媛的一曲《谁不说俺家乡好》，曾多次打动我想写写自己的家乡——湖南攸县。可是，脚一踏进县城，又让我想起那首“城市十八怪”的顺口溜，“下水道没了盖，汽车停靠站少了牌、铁围栏被偷了卖……”

然而，今年国庆长假回家，无论漫步在攸州大道、沿江风光带，还是置身于各大广场、小区，都给了我一种别样家园的感觉：街道平坦了，小区绿化了，马路干净了，环境卫生了，空气清新了，城市更美了，居民的素质也提高了，昔日城区脏、乱、差”的现象找不到踪影。

在不少人眼中，现代化城市就是高楼

大厦、车水马龙。但在攸县决策者看来，城市提质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全面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县把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据说，这一决策竟是来自攸县县委书记邹飞的“客厅理论”——城区、镇区就是老百姓家里的客厅，要把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让人感到舒适。于是，一场城乡卫生攻坚战打响了。

在县城，累计投入15亿元，改造街巷122公里，街面“刚改柔”75万平方米，改造城区下水道58.6公里、自来水管网55公里，新建公厕45座、垃圾中转站10座，新增公共绿地35万平方米、路灯2560盏、果皮箱2500只、侧挂箱3160

只；建设32处县城公交车候车亭；实施了县城污水处理厂、火车站片区改造、城区10座公厕及5座垃圾中转站、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安装了400盏主干道路灯、2000盏小街小巷路灯和10个标志性建筑的霓虹灯。

在乡镇，改造硬化乡村道路2575公里，水泥道路通村到组率达到98%，“三清四改”18万处，治理矿区生态环境和企业污染点5000多处……从一处处城乡细节的变化中，攸县城乡居民近几年欣喜地感受到城乡一体化的铿锵步伐。

优美的城市环境并不只是一个华丽的外表，对崛起的攸县而言，这更是一张“为招商增添魅力，使城乡聚集人气”的名片。家乡父老自豪地告诉我，今年攸县被世界著名华商机构评选为中国最具投资潜力特色示范

县、中国最具投资价值旅游县。

有数据统计显示，目前在县城周边新增规模工业企业32家，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家，实现工业总产值161.2亿元，增长27.1%；规模工业增加值43.4亿元，增长33.7%。与此同时，攸县政府出台了招商引资“八个零”政策，安排1000万元奖励资金，开展“三百兴工”招商争项融资大会战，签约项目34个，引进资金8.5亿元。安排1000万元中小企业贷款贴息资金和1000万元煤矿技改奖励资金，有效缓解了企业融资难题，加速了企业技改进程。这个躲在峻拔的罗霄山脉中段、面积2664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却在2009年度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湖南省第6位，2010年财政收入甚至突破13亿元大关。

# 破除“拜房教”也是经济转型的前提

孙勇

对于房子，中国人有一种几乎执拗的向往或膜拜。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国家极为罕见。在我看来，用“拜房教”来定义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现象，并非哗众取宠。

在论证中国存在“拜房教”之前，且看看先哲们对于宗教是如何理解和定义的。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施莱尔马赫说：“宗教是人对神的绝对依赖感。”蒂利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以这三句名言为尺度来观察衡量，不难发现中国人对于房子的确有一种宗教式的情感。

从生到死，房子（包括实体的和虚拟的两个形态）与中国人可谓紧密相关。譬如，对于维系生命与哺育生命的两大生理器官，中国人用心房”和乳房”两个词来界定；男女结合，最珍贵的初婚之夜

叫“圆房”，一般情形下的性爱叫“房事”；在传统的旧式家庭中，原配夫人称为“正房”，小老婆称为“偏房”，如果小老婆多，就分别冠以“二房”、“三房”、“四房”直至“N房”等名分。即便死后走向彼岸世界，中国人所理解的灵魂归宿也与房子有关，比如“天堂”和“地狱”，其实也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房子”（在汉字里，“堂”和“狱”均内含建筑形态的意味）。而在英文中，“天堂”和“地狱”这两个单词分别为“paradise/heaven”和“inferno/hell”，它们和“房子”（英语单词为“house/building”）没啥关系。中国人对房子的热爱与追求如此执着如此狂热，房子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的图腾并深刻地影响着后者的精神生活了，对此，除了“拜房教”，恐怕很难找到别概念予以概括形容。

都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当下的经济，其实这种绑架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发生了。

中国在明朝中后期就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发展缓慢，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有钱人热衷于将手中的银子用于买田置地建房子，而不是用于扩大工业再生产有关。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几乎与欧洲同步，但最终没有及时赶上工业革命的车，成为现代文明浪潮中的落后国家，受房地产崇拜所拖累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有个无从考证的小故事似乎也能说明这一点：清代名臣左宗棠告老还乡后，别无所求，只将毕生积蓄用来置地建房，以期给儿孙留一份好家业。由于担心建房的工匠偷工减料，老态龙钟的左宗棠每天拄着拐杖亲自去建筑现场探视。一位老工匠笑道：“左将军请放心！我一一生建房无数，坚固得很，我从未看见自己修建的房子垮掉，倒是看见房子的主人经常换了又换。”闻得此言，左宗棠羞愧不已。在那个时代，左宗棠作为有见识的精英人物尚且如此，中国社会对于房地

产的崇拜更可见一斑了。

时至今日，国人对于房地产顶礼膜拜之风与左宗棠所在的年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君不见，眼下的中国人开口闭口都是房子。政府为房子而纠结，官员为房子而腐败，男女为房子而结婚，兄弟为房子而反目……最近10年，房子话题的火爆热度，也许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就在前两天，一位年轻的博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还语气铿锵地说：在北京买房子，就是我的理想。该消息目前正在网上被热炒，这与其说是一种新闻传播，毋宁说是一种中国人集体参与的“拜房教”狂欢。

中国的房价之所以连年暴涨，居高不下，固然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但“拜房教”的存在也难辞其咎。要知道，真正的幸福，在心灵的沃野中，而不是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中国人，请勇敢地面向“拜房教”说拜拜！